

英汉互译中的音义对应及其可译性限度

廖晶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75)

摘要:声音、节奏等具有伴随意义,有时是对语言本身意义的补充。在翻译时力求音义对应是实现等效翻译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英汉语音在结构、功能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也使音义对应有一定的限度。

关键词:声音;节奏;音义对应;可译性限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3-0410-03

声音、节奏等具有伴随意义,有时是对语言本身意义的补充。或者说,“词语是声音与意义的结合体”^[1]。作者可以运用各种途径借助语音手段来加强自己想表达的意义,寄情于声音之中。这在诗歌中尤为普遍。“语音的组合不仅是构成诗歌语音音乐性的一个要素,同时也是诗歌表意寄情的一个有效手段”^[2]。十八世纪英国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 - 1744)曾经指出:“The sound must seem an echo to the sense”(声音应该反映并加强意义)。他说,一个杰出的诗人会使声音适应于他所写的事物,形成一种声音的风格(假如可以这样措辞的话)……毫无疑问,声音效果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能把形象铭刻在读者的脑海里。其实,不仅是诗人,许多作者总喜欢运用拟声等音义对应的手段来取得声情并茂、相映成趣的艺术效果。当听到宋代大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时,即使听者不懂汉语,似乎也会体会其中那份凄凉。当读到十九世纪宪章运动诗人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 1819 - 1869) *The Song of the Low Classes* 中的“*We're low- We're low- We're very, very low, As low as low can be*”时,读者仿佛能看到当时英国工人阶层的疾苦,自己也置身于那水深火热之中。难怪有语言学家指出,/l/音具有“柔弱”、“低沉”等的表意功能。

翻译是一种双语活动,旨在用一种语言再现另一种语言的所有信息。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指出,要达到理想的翻译,不仅要

在译语中找到顺乎自然的对等语,而且还要找到最为切近的对等语,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风格上。笔者认为,“自然”就是要求译文尽量不露出任何翻译痕迹(正如罗新璋所言,“外译中,非外译外”);“切近”则是指原语和译语间的意义与风格尽量等值。本文试图探讨声音与意义的对应关系,并浅析它们的可译性限度问题,一孔之见,望同行指教。

拟声词,又称象声词,指那些为模仿事物或动作的声音而构成的词。严格地讲,这些词的读音理应声如其“义”,比如, *bang*(啪啪声), *ting*(叮叮声), *ding-dong*(叮冬声)。

(1) **Song: Hark, Hark!**

Hark, Hark!

Bow-wow.

The watch-dogs bark!

Bow-wow.

Hark, Hark! I hear

The strain of shrutting chanticleer

Cry, “Cock-a-doodle-doo!”

—Shakespeare

歌:听啊!听!

听啊!听!

汪!汪!

犬在门前狂吠!

汪!汪!

听啊!听!我听见伸颈的雄鸡

喔喔啼

——朱生豪译

英汉两种语言各自均有丰富的拟声表达手段,其目的和效果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在翻译中也可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在上例中,拟声词 *bark*, *bow-wow* 和 *cock-a-doodle-doo* 等,都能找到意义等值的汉语对应词。

(2) 楼上传来铁器砸门的声音。“匡匡”门砸开了。“哗啦!”桌子推翻了。“乒乒!”椅子摔过来。“冬冬!”有人在地板上撕打。忽然,又象条猪似的吼叫起来……

——陶承:《我的一家》

From upstairs came loud banging as the bandits tried to smash the lock with some iron implements. Crash! The door was broken! Thump! A table was overturned! Bang! A chair was overthrown! Thud! As a fight ensued on the floor! Then followed a scream like that of a stuck pig...

——张培基译^[3]

这里,“匡匡”、“哗啦”、“乒乒”、“冬冬”都是拟声词,语法上都是独立成份,crash, Thump, Bang 和 Thud 无论是语法上和意义上都译得恰如其分。

还有一种被称为“声音象征”(sound symbolism)或“次要拟声”(secondary onomatopoeia)的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以声传义,而且英语中的大量拟声正是出现在这种“声音象征”上。所谓“声音象征”,就是指声音和意义有某种象征性的对应和联系。例如,英文单词 *fl-* 开头的往往带有“光在移动”的意思:flash(闪光),flicker(闪烁)。*-ush* 有“向前(压、挤等)”的意思:push(推),rush(前冲)。*gl-* 有“光的”意思:glare(耀眼),glimmer(微光)。从理论上讲,既然音位本身有了独立的意义,成了某种区别性的特征,无疑它们本身便成了基本的翻译单位之一。但在英汉互译实际操作中,它们可译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翻译要求内容和形式上的一致,但两者不可兼得时,内容应先于形式,是第一性的,“翻译追求话语信息的等值,而不刻意追求语言单位的一致”(王德春)。更何况译者还可以采取变通和补偿手段,以达到某种“动态”对等。当然,这种“动态”可能意味着某些成份的失落,表明这种

音义对应的可译性是有限度的。

作者还可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自行选择不同的字音来表达各种意义。不同的发音部位和方法产生不同的效果。元音一般比辅音悦耳;前者是乐音,后者是噪音。研究过发音的人往往发现,不少语言(如英语)中的前元音经常能表达 something small,而后元音则表示 something large. Leech 认为,下面四组辅音按序码由柔至刚:

- a. 流音和鼻音 /l/ /r/ /n/ /m/
- b. 摩擦音和送气音: /v/ /h/ /f/ 等
- c. 塞擦音: /t/ /d/
- d. 爆破音: /b/ /d/ /g/ 等

比如,late 和 feed 就比 fat 和 bat 要柔和得多。作者可以有效地运用各种字音,让听读者听读起来感到和谐悦耳或生硬刺耳,以补充甚至传达某种伴随信息。

(3) But when loud surges lash the sounding shore,

The hoarse, rough verse should like the torrent;

When Ajax strives some rock's vast weight to throw,

The line too labors, and the words move slow;
Not so, when swift Camilla scours the plain,
Flies o'er the unbending corn, and skims along the main.

Hear how Timotheus' varied lays surprise,
And bid alternate passions fall and rise!

— Alexander Pope

涛澜汹涌,使人胆战心惊,
只有粗犷的韵文才能反映;

埃杰克用力抛出沉重的山石,诗行和词句也得迂缓吃力;

卡米拉在平原急行,在禾尖飞跑,
在海面掠过,诗行也相应变调。

蒂莫宙多变的歌声你要倾听,
它会鼓动哀乐不同的感情。

——亚历山大·蒲柏

英文原文字里行阅读起来时而抑扬顿挫、流畅跳跃,时而沉重吃力、缓慢压抑。如 When Ajax

strives some rock's vast weight to throw 读起来就有一种沉重感,而这正是诗人的目的。诗人巧妙利用音义对应手段,真正做到了 *The sound must seem an echo to the sound*。中文译文是否达意,读者自有评说,但读来总觉得比原文少了些什么。译文似乎没有再现 Pope 在诗中对字音等的刻意编排,让人读来少了那份抑扬顿挫之感。

不同的民族相互是有共性的,他们的语言也是如此。语言间除了共性外,还有很大的差异性,差异性包括语法、拼写、篇章等,当然还有语音。英汉语音在结构、功能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给可译性打了

折扣,即导致了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有人说翻译即叛逆,认为原语有些东西是不可再现出来的。实际上这也是可译性限度的问题。笔者认为,译者要保持译语的优势,“叛逆”一番也无妨,因为译者除尽量再现原语信息的同时,还要注意译文读者的感受。

参考文献:

- [1] 陈宏薇. 英汉翻译基础[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 [2] 侯维瑞. 英诗的韵律及其表意功能[J]. 外国语, 1986(2).
- [3] 张培基. 英语声色词与翻译[M]. 商务印书馆, 1964.

Transliteration and its limitation of translatability

LIAO 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5, China)

Abstract: Sound and rhyme are accompanied with sense, and sometimes are complementary to the meaning of the utterance proper. Matching sound with sense, in the actual practice of translating,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reach equivalence. And there exists the limitation of translatability in transliteration owing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sounds and English ones in, among others, structure, function and ways of expression.

Key words: sound; rhyme; matching of sound and sense; limitation of translatability

[编辑:颜关明]